

漢書門		四七二	三六二	六九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四七二	三六二
類	號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712
冊數	69	(	52)	
函號	362		69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二十三論目錄

晉

江應元 一篇

魯褒 一篇

于令叔 一篇

嵇叔夜 一篇

陸士衡 一篇

宋

范蔚宗 三篇

梁

沈休文 二篇

劉孝標 二篇

唐

韓退之 二篇

柳子厚 三篇

李文饒 六篇

權載之 一篇

杜牧之 一篇

獨孤至之 一篇

楊夔 一篇

王叡 一篇

呂和叔 一篇

牛思黯 一篇

徐彥伯 一篇

林簡言 一篇



朱敬則 一篇

皇甫持正 一篇

李元賓 一篇

程晏 一篇

孫希韓 一篇

陳越石 一篇

白樂天 一篇

後唐

朱希濟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三論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三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論類

晉

徒戎論

江應元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自是四夷交侵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



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末初叛亂夷夏俱敵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敵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氣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戶為仇讎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諸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關山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

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為五部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母丘儉計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戶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土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思土惠此中國於計為長也

錢神論

魯褒

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闈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今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



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晉武帝革命論

于今升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養生論

嵇叔夜

世或有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

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鬚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



過之害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接於情  
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  
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  
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  
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  
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  
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  
不養常世所識也蠱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癭  
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  
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  
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  
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  
人不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滯哇滋

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  
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叢爾之軀攻  
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  
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  
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  
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  
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  
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  
慎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  
見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  
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  
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  
矣縱聞養性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



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  
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  
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  
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  
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  
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  
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  
相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  
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  
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  
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  
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  
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

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  
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  
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怨可與羨門比壽  
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辨亡論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  
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  
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弄震盪  
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  
將帶州鹵起之師跨邑哮鬪之群風驅熊羆之衆霧集  
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  
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  
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



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  
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  
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  
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  
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  
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闈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  
歸舊物戎車既次群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  
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今圖從政咨於  
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  
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立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  
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  
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  
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

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  
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  
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  
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  
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  
遺諍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  
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  
漢陰之眾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  
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許之志一宇宙之氣而  
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  
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  
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  
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



銑蓬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鐵望颺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庶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輞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形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

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家

宦者傳論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



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待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瑋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肅周之禍指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

閹人不復雜調悉士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恣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數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



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  
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  
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首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  
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  
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媵媛侍兒歌童舞女之  
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  
恣奢欲構害明貧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  
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衛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  
蠹攻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  
閒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  
孛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  
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群英之勢力  
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

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  
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  
其然矣

逸民傳論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  
堯稱則天而不屈賴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  
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  
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  
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  
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  
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蠶埃之中自致



豪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  
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  
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  
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  
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  
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  
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  
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  
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  
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  
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二十八將傳論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

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  
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  
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存以為爾若乃王道既  
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  
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  
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  
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  
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  
自茲以降迄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  
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  
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鑑前事之違存矯  
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  
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



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爾

梁

恩倖傳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傳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駁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律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



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塔闈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存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切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痍構於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悉方艚素纒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

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造構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實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 宋書謝靈運傳論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



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天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  
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  
盛藻南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  
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  
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  
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  
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  
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  
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自  
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厲雲委莫不  
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  
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

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若夫敷衽論心商權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  
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  
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  
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  
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  
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  
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  
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昏暗與理合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  
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招

辨命論

劉孝標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持



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  
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臣觀管輅天才英  
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  
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  
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  
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閔紛綸吳知其辨仲任蔽其  
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鶚冠鸞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  
門則曰唯人所召誆誆謹咋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  
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  
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  
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  
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度  
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

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  
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  
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  
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  
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  
金流石文公寔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  
歌其耒苴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  
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  
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  
山鴻漸鏃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推迅翻於風穴此豈  
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並一時  
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  
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必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



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  
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王  
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  
木以共雕與糜庶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埋滅而  
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之與殤  
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治咸得之於自然不假  
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然命體  
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来  
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  
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  
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  
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切聞  
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竒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

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  
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顏  
膩理哆嗚顛頽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  
也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  
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一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  
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  
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  
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  
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  
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楚  
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  
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  
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  
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  
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裁若然者主  
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  
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恥豈崔馬之流  
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  
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  
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里華立而元  
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閭主  
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擣机踵  
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  
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  
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

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版  
蕩左帶沸脣乘閒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  
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  
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  
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  
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  
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  
才絀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  
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  
潘崇成弑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  
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  
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徒殷帝自翦  
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



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若使仁而無報奚爲脩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暴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脩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憾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廣絕交論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墳麓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謀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



汨彞敘學謨訓撫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  
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聽然而笑曰客所謂  
撫絃微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  
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螭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  
亶亶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  
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  
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  
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  
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  
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  
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  
其寵釣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欬興雲

雨呼喻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  
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日開流水  
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  
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  
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閤而鳴鍾則  
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薰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  
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梁露玉罍之餘瀝銜  
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  
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  
其藉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  
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  
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  
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



鱗翼巧其餘論附駟驥之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  
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  
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  
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  
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旣於宰嚭張王撫翼於  
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  
權衡秉纖縲衡所以揣其輕重縲所以屬其鼻息若衡  
不能舉縲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  
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  
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縲微影撇雖共  
工之蒐慝驩堯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  
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  
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

家謀而後動毫芒寡或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  
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闌闐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  
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  
存而末亡或古納而今泰循環讎覆迅若波瀾此則徇  
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  
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  
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  
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  
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  
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  
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結銀黃夙昭民  
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  
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肝衡扼腕遇一才則揚



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  
衣裳雲合輜軒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闔闔若升闕里之  
堂入其隄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  
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  
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東  
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  
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  
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交曾無羊舌下泣之仁  
寧慕郇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  
門豈云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  
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零濁  
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唐

爭臣論

韓退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  
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  
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  
爲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  
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  
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  
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  
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  
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  
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  
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  
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



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  
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  
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  
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  
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  
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  
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  
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  
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  
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  
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  
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

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  
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  
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  
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  
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  
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  
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  
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  
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  
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  
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  
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  
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



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

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 顏子不貳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



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  
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  
過者也有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  
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  
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  
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  
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  
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  
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  
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  
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  
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

封建論

柳子厚

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  
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  
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  
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  
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  
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  
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  
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  
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  
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  
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



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  
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  
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  
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  
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  
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  
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  
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  
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  
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  
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  
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  
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

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  
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  
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長弘者有之天  
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  
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  
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子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  
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  
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  
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  
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  
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  
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  
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



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  
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  
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  
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  
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  
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  
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  
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  
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  
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  
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  
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  
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

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  
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  
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  
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  
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  
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  
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  
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外而  
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  
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  
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  
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  
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



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如何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



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向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

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之人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



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子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文章論

李文饒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

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也近世誥命唯蘇廷碩敘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羨質旣彫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漢元帝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僻蓋懦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由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清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衡鎔鑄不由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爲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何如也切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晁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誅所由生主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闊意中言高音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旣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



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權其世叔即宋廣平之維私也又嘗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所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恩意愈密代公嘗為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生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臣友論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為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於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

陵降志於朱亥亞夫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由閔天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鵲鴝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為仁孝况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須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士之於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覩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鷓鴣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自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讒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佻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摧酷亦信任忠臣之效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可以痛矣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矣其後絳侯繫清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陞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為仁



矣蓋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  
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虛貴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  
不昧矣

兩漢辨亡論

權載之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篡逆汙神器以  
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  
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  
心微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  
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  
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  
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  
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  
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

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  
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  
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  
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寢  
盛之勢上下恬然掩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  
切劇面列廷辨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  
且視小男於牀下官子壻於近郡款然用家人匹婦為  
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  
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  
閒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  
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  
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  
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蠶吾獨異群議為廣計



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  
然後與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日盡  
誅漢廷群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徒  
廢蠡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  
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撓  
鼎折之所由來久矣被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  
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  
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  
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  
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宴安之時則  
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著沮立后於探籌  
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正  
然也方又熾熒熒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

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  
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偽而辯有兩  
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  
乎向若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  
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  
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能  
亢則但取管輅者而相之立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  
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  
憂勤日具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隸古史且嗜春秋  
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固辯其所以然

戰論

杜牧之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  
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



北者俗儉風渾滛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  
壘峇嶂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  
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  
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  
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  
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  
一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  
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兵  
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必  
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  
纔能應費是天下三兵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  
呼膾臊徹乎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剗兵越  
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兵財去矣乃使吾用度

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  
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兵盡解頭腹兀  
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  
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  
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  
剝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  
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  
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  
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  
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寔料食之過  
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  
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  
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



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  
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  
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  
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  
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鱗三軍萬夫環  
旋翔佯恍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  
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  
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蓋五  
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  
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  
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  
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  
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  
而已

吳季札論

獨孤至之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  
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  
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  
也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  
在擇嗣王者所慎德而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  
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大伯之奔句吳也蓋避季歷季  
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大伯知公器有歸  
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  
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  
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大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



使爭端興于上替禍機作于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  
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兵滅以季子之闕達博物慕  
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  
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得謀於  
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等讓不  
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  
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復命  
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豐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  
掛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  
白不義于嗣是潔已而遺國也吳之覆亡君實階禍且  
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二賢論

揚夔

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質于宣尼宣尼以管

仲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爲  
下蓋譏其僭上偏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予敢繼其末  
以論先後焉夫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久  
亡於外自莒先入有國之後銳心求其治及叔牙言夷  
吾之能脫囚服秉國政有鮑叔之助隰朋之佐遂能九  
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衰  
替之朝有田國之疆有樂高之侈時非曩時君非賢君  
當在杼之弒也能挺然易其盟田氏之大也能曉然商  
其短獨立讒諂之伍自全於紛擾之中人無閒言時莫  
與偶若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  
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隰之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  
減於管氏乎以其鏤筮而朱絃孰若豚肩不掩豆以其  
三歸而反玷孰若一狐裘三十年矧國之破家之亡者



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然後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

將略論

王獻

炙轂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云夫有文德者必有武備遂斬萊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以古之儒者服逢掖之衣頂章甫之冠佩環玦負搯劍近代文儒恥言兵事苟或議及則僉謂之兇人今以翠華去鄧錫黃屋軫堯心率土之濱莫寧啓處方可論兵粗議將略矣且自羅亂已來儒道既息武弁是崇然而將帥多以勇力爭強少有精練兵機而懷謀策者所謂以強陵弱以眾暴寡迭相吞噬適足以塗炭生靈構怨結禍夫兵之成敗在將帥之器能各有限劑須定等差淮陰侯與漢高祖論絳灌已下用兵多少信曰陛下可將十

萬眾所謂能將將不能將兵夫高祖之雄才大略尚如此况其下哉楚子王賢大夫也亦不能越三百乘是以王剪能將六十萬而李牧不能二十萬此方見將帥才器之大小也凡為將料敵之情偽而後決策制勝須知彼師之能否乃操我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逐奔不遠從襲不及白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挫其銳俾蜂蠆無所施其毒螫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既壞伺其殆隙而擊之因變竒正以待敵整衝軸以攻險兵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此兵之要也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袤亦能知母立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伯為武昌



從事與州人設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  
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濬之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桓直曰  
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謂  
步將項他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使韓灌曹三將軍  
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之兵可以禮遇徐充之  
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今之將帥多不自  
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率爾合戰卒然求勝由聚  
卵以擊山驅羊而閉虎欲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帝王  
宜開英鑑審將師之器量文武之才則崇勲大業庶幾  
可立夫宰制山河剽割疆宇舉大綱則易定滋苛細則  
難安故子房佐漢畫大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明躬蜀  
決沈機三二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宏規也  
安危之機存亡之要審諸將略可見徵焉

### 三不欺先後論

呂和叔

音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  
欺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  
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  
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  
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偏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  
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  
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  
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  
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  
位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  
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能欺而  
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為



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閒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未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之和乎自邇陟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姑定優劣

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守在四夷論

牛思黯

名惜孺字相封奇章公加少師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輝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淪非道昌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



夷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  
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  
矯相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甘而思受  
也聽鼓鼙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瞻而思述也遞相  
害則恚而讎也見相親則感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  
思報也得相益則和而思鄰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  
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  
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  
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  
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  
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姝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德  
音而耽惰惰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  
是聚斂攻而亡也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

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近刑人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  
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  
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故也雖得  
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為犬戎所滅僖孺以為  
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類舉偽烽噉噉天下空於杼軸加  
以褒姒以色攻俾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  
於晉之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  
謚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  
為窺覷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  
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今四  
夷自守曾不防戎夷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  
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戊雖舉守四夷之言  
而未盡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



文字以附簡書之闕

樞機論

徐彥伯

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違之禮又云可言也不可行情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也知言之為急也精微以勸之典暮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循其詁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動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兆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鄰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心之志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鏤其心右階銘其背南容三復於白珪殷子九疇於洪範良有以也是

以摘瑕玷詳黜躁競審無怙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僭之裁其有識暗邪正思慮微形破金湯之籥伐禍福之根用占霸為雄辨以號奴為令德至若梧官問荅荆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智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媯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圍宋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穢猶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體挾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寒臯聚音龍也群吠得死為幸何脩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顏追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沒齒於季章曹瞞齟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身為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



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  
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  
言者曰隱鉅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啓暮  
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睿詰之言猶  
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考擊而  
樂焉作以龜鏡周公之言也出為金石孔子之言也存  
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孫之言也是謂德音  
詣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之於酒醴孫卿  
喻之以琴瑟闕里重於四疇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  
豈不休哉但懋績遠大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  
謀其心以後發定其交以後談不趨趨於非黨不屏營  
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翦其纍纍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保茲終  
戒之哉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吉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  
不遺已患終日言不遺已憂如此迺可以言也戒之哉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為僭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聞  
無其位無其德為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為事亦僭也  
又聞封泰山報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為之若伏羲  
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  
禪奚慕哉秦乎伏羲乎堯舜乎秦封禪二代而秦滅固  
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為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道  
歟以所行之道侔之乎不侔之乎彼茅茨不翦而木不  
呈材豈曰侔哉彼舞干兩階而黷武窮邊豈曰侔哉彼  
用夔典樂而李延年進豈曰侔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誅



者死豈曰侔哉凡所舉雖廝養之人亦知不侔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侔行其侔者已行之則卿大夫行之卿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奈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諛佞遺草內欺於方寸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冒煙雲躡凌兢封泰山禪梁父好商辛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德與無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二脊茅以藉固不使其君與季氏等

### 五等論

朱敬則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叅等皆以為秦之失余竊異之誠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

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浮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滯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勲親分山裂河設盤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結徧於域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殺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墮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頹風俗塵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為上



奪攘知命者爲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  
五國蘇秦之鬪七雄苛刻薄興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  
貴改戰萬姓皆戴瓜牙無人不屬葡距所以商鞅欺故  
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于陳軫一  
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  
昔時樽俎之容三代之風掃地盡矣况始皇削平區宇  
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靈是  
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  
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薄俗若喻晉  
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  
行也是以秦鑑周德之絲深懼已圖之不遠罷侯置守  
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  
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

天地之量筭財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  
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年間七國同反  
賈誼憂其國失晁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  
召陵之師踐土之眾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淖非王霸  
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略也且齊晉以逆禮爲慙吳楚以  
犯上非媿釁由教起其所由来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  
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初不能深謀遠慮緬乎漢魏  
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  
偷薄於秦風察其人材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  
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  
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闕  
周室介馬分隰而遂冀侯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  
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於湯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董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群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圯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

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祀用夷禮祀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十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



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堯舜得天統矣則陳蒞於  
南元閔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晁錯論

李元賓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  
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潁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  
為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  
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  
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剪其翼  
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  
由然聞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  
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  
諸夏初又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  
誅錯為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

問異在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  
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况景帝豈不知二臣之  
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  
乃獻款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誠  
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  
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  
庶復駭盜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  
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傳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  
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  
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貴錯之父不逮趙括母  
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  
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  
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



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愬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蕭何求繼論

程晏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其為漢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豎子飲之渟淖之汚牛渴已久得渟淖之汚寧顧於清冷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冷之水則滌乎腸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渟淖之汚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為法律是權天下之

章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清冷水也曹參日荒於酒惠帝訊焉參謂於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為是也民又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汚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冷之水滌乎腸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構材而未果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既構矣謂參為覆者參守其構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為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為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孜孜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構而荒於酒幸不同羲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言以惑君也孰名為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為善求繼以曹參為堪其後故為論之



卜世論

孫希韓

周成王定鼎于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上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比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災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太甲論

陳越石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歲，將軼時采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如哉？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泥泥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為鳴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篡也有旨哉。

李陵論

白樂天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曠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眾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於前墮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

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于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



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夫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後唐

表章論

牛希濟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達於九重表章之用下情可以上達得不重乎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詞尚簡要質勝於文直旨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易為省覽夫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與學深文妍窮古訓且理國理家理身之道唯忠孝仁義而已

苟不踰是所措自合於典謨所行自偕於堯舜豈在乎屬文比事况人君以表疏為急者竊以為稀况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使傍詢左右小人之寵用是為幸儻或改易文意以是為非逆鱗發怒略不為難故禮曰臣事君不援其所不及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且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辭蔓引數幅尚或棄之况萬乘之主萬機之大焉有二復之理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以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簡要又杜甫嘗雪房瑄表朝廷以為瘦辭儻端明易曉必庶幾於深僻之弊夫僻事新對用以相誇非切於理道者名儒尚且杼思移時豈守文之主可以速達竊願復師於古但實於理何以幽僻文煩為能也

賞論



賞勸之興所以表忠尊賢而待用感人心使各盡其材以顯於時以為立身揚名之本故冠冕衣服車輅祭祀之儀皆以品秩為差君子之人其甘心焉孜孜於善希公朝之祿賞可以榮於家可以榮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矣哉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淳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藉累世之基業或由勲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觀者憤歎而已至有文之衰也行為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或有獻一書陳一策深治亂之精微盡當世之利病君上不省察奸邪者深以為媿縱未能

顯加明誅彷徨焉擠之於散冗斥之於外任不復省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弓聲劍氣立為勅敵馳突擊刺於橫陣之前出入如鬼神謀取必勝瘡疾遍於面首身委卒伍之中老棄疲馬之列或有破一大敵擒一渠帥賞不踰外藩之職賜不越繒帛之微捷聲已振於萬里姓名未達於九重降符節益封土疆為統帥之福豈不悲哉文之求也既不因於行藝武之用也又不因於材力乃有溫溲溺之器以媚黃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履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資財以致名第以榮郡邑者不可遽數之況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豐草發自愉悅之意聽從左右之言淫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紫升於官秩下至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於封賞且國家以五岳四瀆為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此尊爵敬神



之道也今廝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思用乃以在位者爲深恥昔仲叔于奚救公孫文之患請以繁纓假借也孔子猶曰不如多與之邑將以定末代之制杜萌漸之謂也漢明帝不以館陶子爲郎寧賜之百萬曰夫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不可虛授信夫爲中興之嗣也且賞勸不恒服章紊亂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四海之業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爲亂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三



